紅樓夢/第010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第十回　金寡婦貪利權受辱　張太醫論病細窮源

話說金榮因人多勢眾，又兼賈瑞勒令，賠了不是，給秦鐘磕了頭，寶玉方才不吵鬧了。大家散了學，金榮回到家中，越想越氣，說：“秦鐘不過是賈蓉的小舅子，又不是賈家的子孫，附學讀書，也不過和我一樣。他因仗著寶玉和他好，他就目中無人。他既是這樣，就該行些正經事，人也沒的說。他素日又和寶玉鬼鬼祟祟的，只當人都是瞎子，看不見。今日他又去勾搭人，偏偏的撞在我眼睛里。就是鬧出事來，我還怕什麼不成？”

他母親胡氏聽見他咕咕嘟嘟的說，因問道：“你又要爭什麼閒氣？好容易我望你姑媽說了，你姑媽千方百計的才向他們西府里的璉二奶奶跟前說了，你才得了這個念書的地方。若不是仗著人家，咱們家里還有力量請的起先生？況且人家學里，茶也是現成的，飯也是現成的。你這二年在那里念書，家里也省好大的嚼用呢。省出來的，你又愛穿件鮮明衣服。再者，不是因你在那里念書，你就認得什麼薛大爺了？那薛大爺一年補給補給，這二年也幫了咱們有七八十兩銀子。你如今要鬧出了這個學房，再要找這麼個地方，我告訴你說罷，比登天還難呢！你給我老老實實的頑一會子睡你的覺去，好多著呢。”于是金榮忍氣吞聲，不多一時他自去睡了。次日仍舊上學去了。不在話下。

且說他姑娘，原聘給的是賈家玉字輩的嫡派，名喚賈璜。但其族人那里皆能象宁榮二府的富勢，原不用細說。這賈璜夫妻守著些小的產業，又時常到宁榮二府里去請請安，又會奉承鳳姐兒并尤氏，所以鳳姐兒尤氏也時常資助資助他，方能如此度日。今日正遇天氣晴明，又值家中無事，遂帶了一個婆子，坐上車，來家里走走，瞧瞧寡嫂并侄兒。

閒話之間，金榮的母親偏提起昨日賈家學房里的那事，從頭至尾，一五一十都向他小姑子說了。這璜大奶奶不聽則已，聽了，一時怒從心上起，說道：“這秦鐘小崽子是賈門的親戚，難道榮兒不是賈門的親戚？人都別忒勢利了，況且都作的是什麼有臉的好事！

就是寶玉，也犯不上向著他到這個樣。等我去到東府瞧瞧我們珍大奶奶，再向秦鐘他姐姐說說，叫他評評這個理。”這金榮的母親聽了這話，急的了不得，忙說道：“這都是我的嘴快，告訴了姑奶奶了，求姑奶奶別去，別管他們誰是誰非。倘或鬧起來，怎麼在那里站得住。若是站不住，家里不但不能請先生，反倒在他身上添出許多嚼用來呢。”璜大奶奶聽了，說道：“那里管得許多，你等我說了，看是怎麼樣！”也不容他嫂子勸，一面叫老婆子瞧了車，就坐上往宁府里來。

到了宁府，進了車門，到了東邊小角門前下了車，進去見了賈珍之妻尤氏。也未敢氣高，殷殷勤勤敘過寒溫，說了些閒話，方問道：“今日怎麼沒見蓉大奶奶？”尤氏說道：“他這些日子不知怎麼著，經期有兩個多月沒來。叫大夫瞧了，又說并不是喜。那兩日，到了下半天就懶待動，話也懶待說，眼神也發眩。我說他：‘你且不必拘禮，早晚不必照例上來，你就好生養養罷。就是有親戚一家兒來，有我呢。就有長輩們怪你，等我替你告訴。’連蓉哥我都囑咐了，我說：‘你不許累揹他，不許招他生氣，叫他靜靜的養養就好了。他要想什麼吃，只管到我這里取來。倘或我這里沒有，只管望你璉二嬸子那里要去。倘或他有個好和歹，你再要娶這麼一個媳婦，這麼個模樣兒，這麼個性情的人兒，打著燈籠也沒地方找去。’他這為人行事，那個親戚，那個一家的長輩不喜歡他？所以我這兩日好不煩心，焦的我了不得。偏偏今日早晨他兄弟來瞧他，誰知那小孩子家不知好歹，看見他姐姐身上不大爽快，就有事也不當告訴他，別說是這麼一點子小事，就是你受了一萬分的委曲，也不該向他說才是。誰知他們昨兒學房里打架，不知是那里附學來的一個人欺侮了他了。里頭還有些不干不淨的話，都告訴了他姐姐。嬸子，你是知道那媳婦的：雖則見了人有說有笑，會行事兒，他可心細，心又重，不拘聽見個什麼話兒，都要度量個三日五夜才罷。這病就是打這個秉性上頭思慮出來的。今兒聽見有人欺負了他兄弟，又是惱，又是氣。惱的是那群混帳狐朋狗友的扯是搬非，調三惑四的那些人，氣的是他兄弟不學好，不上心念書，以致如此學里吵鬧。他聽了這事，今日索性連早飯也沒吃。我聽見了，我方到他那邊安慰了他一會子，又勸解了他兄弟一會子。我叫他兄弟到那邊府里找寶玉去了，我才看著他吃了半盞燕窩湯，我才過來了。嬸子，你說我心焦不心焦？況且如今又沒個好大夫，我想到他這病上，我心里倒象針扎似的。你們知道有什麼好大夫沒有？”

金氏聽了這半日話，把方才在他嫂子家的那一團要向秦氏理論的盛氣，早嚇的都丟在爪洼國去了。聽見尤氏問他有知道好大夫的話，連忙答道：“我們這麼聽著，實在也沒見人說有個好大夫。如今聽起大奶奶這個來，定不得還是喜呢。嫂子倒別教人混治。倘或認錯了，這可是了不得的。”尤氏道：“可不是呢。”正是說話間，賈珍從外進來，見

了金氏，便向尤氏問道：“這不是璜大奶奶么？”金氏向前給賈珍請了安。賈珍向尤氏說道：“讓這大妹妹吃了飯去。”賈珍說著話，就過那屋里去了。金氏此來，原要向秦氏說說秦鐘欺負了他侄兒的事，聽見秦氏有病，不但不能說，亦且不敢提了。況且賈珍尤氏又待的很好，反轉怒為喜，又說了一會子話兒，方家去了。

金氏去後，賈珍方過來坐下，問尤氏道：“今日他來，有什麼說的事情么？”尤氏答道：“倒沒說什麼。一進來的時候，臉上倒象有些著了惱的氣色似的，及說了半天話，又提起媳婦這病，他倒漸漸的氣色平定了。你又叫讓他吃飯，他聽見媳婦這麼病，也不好意思只管坐著，又說了幾句閒話兒就去了，倒沒求什麼事。如今且說媳婦這病，你到那里尋一個好大夫來與他瞧瞧要緊，可別耽誤了。現今咱們家走的這群大夫，那里要得，一個個都是聽著人的口氣兒，人怎麼說，他也添幾句文話兒說一遍。可倒殷勤的很，三四個人一日輪流著倒有四五遍來看脈。他們大家商量著立個方子，吃了也不見效，倒弄得一日換四五遍衣裳，坐起來見大夫，其實于病人無益。”賈珍說道：“可是。這孩子也糊涂，何必脫脫換換的，倘再著了涼，更添一層病，那還了得。衣裳任憑是什麼好的，可又值什麼，孩子的身子要緊，就是一天穿一套新的，也不值什麼。我正進來要告訴你：方才馮紫英來看我，他見我有些抑郁之色，問我是怎麼了。我才告訴他說，媳婦忽然身子有好大的不爽快，因為不得個好太醫，斷不透是喜是病，又不知有妨礙無妨礙，所以我這兩日心里著實著急。馮紫英因說起他有一個幼時從學的先生，姓張名友士，學問最淵博的，更兼醫理极深，且能斷人的生死。今年是上京給他兒子來捐官，現在他家住著呢。這麼看來，竟是合該媳婦的病在他手里除災亦未可知。我即刻差人拿我的名帖請去了。今日倘或天晚了不能來，明日想必一定來。況且馮紫英又即刻回家親自去求他，務必叫他來瞧瞧。等這個張先生來瞧了再說罷。”

尤氏聽了，心中甚喜，因說道：“後日是太爺的壽日，到底怎麼辦？”賈珍說道：“我方才到了太爺那里去請安，兼請太爺來家來受一受一家子的禮。太爺因說道：‘我是清淨慣了的，我不願意往你們那是非場中去鬧去。你們必定說是我的生日，要叫我去受眾人些頭，莫過你把我從前注的《陰騭文》給我令人好好的寫出來刻了，比叫我無故受眾人的頭還強百倍呢。倘或後日這兩日一家子要來，你就在家里好好的款待他們就是了。也不必給我送什麼東西來，連你後日也不必來，你要心中不安，你今日就給我磕了頭去。倘或後日你要來，又跟隨多少人來鬧我，我必和你不依。’如此說了又說，後日我是再不敢去的了。且叫來升來，吩咐他預備兩日的筵席。”尤氏因叫人叫了賈蓉來：“吩咐來升照舊例預備兩日的筵席，要丰丰富富的。你再親自到西府里去請老太太，大太太，二太太和你璉二嬸子來逛逛。你父親今日又聽見一個好大夫，業已打發人請去了，想必

明日必來。你可將他這些日子的病症細細的告訴他。”

賈蓉一一的答應著出去了。正遇著方才去馮紫英家請那先生的小子回來了，因回道：“奴才方才到了馮大爺家，拿了老爺的名帖請那先生去。那先生說道：‘方才這里大爺也向我說了。但是今日拜了一天的客，才回到家，此時精神實在不能支持，就是去到府上也不能看脈。’他說等調息一夜，明日務必到府。他又說，他‘醫學淺薄，本不敢當此重荐，因我們馮大爺和府上的大人既已如此說了，又不得不去，你先替我回明大人就是了。大人的名帖實不敢當。’仍叫奴才拿回來了。哥兒替奴才回一聲兒罷。”賈蓉轉身复進去，回了賈珍尤氏的話，方出來叫了來升來，吩咐他預備兩日的筵席的話。來升聽畢，自去照例料理。不在話下。

且說次日午間，人回道：“請的那張先生來了。”賈珍遂延入大廳坐下。茶畢，方開言道：“昨承馮大爺示知老先生人品學問，又兼深通醫學，小弟不胜欽仰之至。”張先生道：“晚生粗鄙下士，本知見淺陋，昨因馮大爺示知，大人家第謙恭下士，又承呼喚，敢不奉命。但毫無實學，倍增顏汗。”賈珍道：“先生何必過謙。就請先生進去看看兒婦，仰仗高明，以釋下怀。”于是，賈蓉同了進去。到了賈蓉居室，見了秦氏，向賈蓉說道：“這就是尊夫人了？”賈蓉道：“正是。請先生坐下，讓我把賤內的病說一說再看脈如何？”那先生道：“依小弟的意思，竟先看過脈再說的為是。我是初造尊府的，本也不曉得什麼，但是我們馮大爺務必叫小弟過來看看，小弟所以不得不來。如今看了脈息，看小弟說的是不是，再將這些日子的病勢講一講，大家斟酌一個方兒，可用不可用，那時大爺再定奪。”賈蓉道：“先生實在高明，如今恨相見之晚。就請先生看一看脈息，可治不可治，以便使家父母放心。”于是家下媳婦們捧過大迎枕來，一面給秦氏拉著袖口，露出脈來。先生方伸手按在右手脈上，調息了至數，宁神細診了有半刻的工夫，方換過左手，亦复如是。診畢脈息，說道：“我們外邊坐罷。”

賈蓉于是同先生到外間房里床上坐下，一個婆子端了茶來。賈蓉道：“先生請茶。”于是陪先生吃了茶，遂問道：“先生看這脈息，還治得治不得？”先生道：“看得尊夫人這脈息：左寸沉數，左關沉伏，右寸細而無力，右關虛而無神。其左寸沉數者，乃心氣虛而生火，左關沉伏者，乃肝家氣滯血虧。右寸細而無力者，乃肺經氣分太虛，右關虛而無神者，乃脾土被肝木克制。心氣虛而生火者，應現經期不調，夜間不寐。肝家血虧氣滯者，必然肋下疼脹，月信過期，心中發熱。肺經氣分太虛者，頭目不時眩暈，寅卯間必然自汗，如坐舟中。脾土被肝木克制者，必然不思飲食，精神倦怠，四肢酸軟。据我看這脈息，應當有這些症候才對。或以這個脈為喜脈，則小弟不敢從其教也。”旁邊

一個貼身伏侍的婆子道：“何嘗不是這樣呢。真正先生說的如神，倒不用我們告訴了。如今我們家里現有好幾位太醫老爺瞧著呢，都不能的當真切的這麼說。有一位說是喜，有一位說是病，這位說不相干，那位說怕冬至，總沒有個准話兒。求老爺明白指示指示。”

那先生笑道：“大奶奶這個症候，可是那眾位耽擱了。要在初次行經的日期就用藥治起來，不但斷無今日之患，而且此時已全愈了。如今既是把病耽誤到這個地位，也是應有此災。依我看來，這病尚有三分治得。吃了我的藥看，若是夜里睡的著覺，那時又添了二分拿手了。据我看這脈息：大奶奶是個心性高強聰明不過的人，聰明忒過，則不如意事常有，不如意事常有，則思慮太過。此病是憂慮傷脾，肝木忒旺，經血所以不能按時而至。大奶奶從前的行經的日子問一問，斷不是常縮，必是常長的。是不是？”這婆子答道：“可不是，從沒有縮過，或是長兩日三日，以至十日都長過。”先生聽了道：“妙啊！這就是病源了。從前若能夠以養心調經之藥服之，何至于此。這如今明顯出一個水虧木旺的症候來。待用藥看看。”于是寫了方子，遞與賈蓉，上寫的是：

益氣養榮補脾和肝湯

人參二錢、白朮二錢、土炒雲苓三錢、熟地四錢、歸身二錢、酒洗白芍二錢、炒川芎錢半、黃芩三錢、香附米二錢、製醋柴胡八分、怀山藥二錢、炒真阿膠二錢、蛤粉炒延胡索錢半、酒炒炙甘草八分，引用建蓮子七粒去心、紅棗二枚。

賈蓉看了，說：“高明的很。還要請教先生，這病與性命終久有妨無妨？”先生笑道：“大爺是最高明的人。人病到這個地位，非一朝一夕的症候，吃了這藥也要看醫緣了。依小弟看來，今年一冬是不相干的。總是過了春分，就可望全愈了。”賈蓉也是個聰明人，也不往下細問了。于是賈蓉送了先生去了，方將這藥方子并脈案都給賈珍看了，說的話也都回了賈珍并尤氏了。尤氏向賈珍說道：“從來大夫不象他說的這麼痛快，想必用的藥也不錯。”賈珍道：“人家原不是混飯吃久慣行醫的人。因為馮紫英我們好，他好容易求了他來了。既有這個人，媳婦的病或者就能好了。他那方子上有人參，就用前日買的那一斤好的罷。”賈蓉聽畢話，方出來叫人打藥去煎給秦氏吃。不知秦氏服了此藥病勢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上一回　回目录　下一回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